



当爱成为习惯

张军霞

他们的相遇,因为一次偶然。她家境富裕,名牌大学毕业。而他,初中毕业,就开始四处打工,赚钱让弟学妹上学。

大三那年,和同学们一起春游,在爬山时,她不小心摔了一跤,膝盖上鲜血直流。同学将她背到山下,来到他打工的小餐馆。

看到她疼得直皱眉头,他立刻拿出一种草药,轻手轻脚地敷上去,血果然就止住了。她要付钱,他红了脸,摇摇头说:“山上到处是这种草,我采来备用的,不值钱……”

转身要离开时,他忽然又拿出一个玻璃瓶:“看你脸色不太好,每天喝一杯蜂蜜水,好好调理一下吧!”他纯真的笑容,忽然让她怦然心动。她记住了他的名字,回到学校后,开始写信过来。刚开始,他很犹豫,感觉两人差距太大。但是,她一直写信,还给他寄很多的书,鼓励他用知识来改变命运。

他渐渐被打动,开始主动找些医药方面的书来看,因为他身后的大山,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,能找到许多的药材。

终于等到她毕业,当他拎着礼物,怀着忐忑的心,随她一起回家时,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,在听说了他的学历和职业后,原本热情的老两口,脸色立刻难看起来。

有谁会愿意,将女儿嫁给一个衣食无着的人呢?他理解,并准备黯然退出。她坚决不,说如果说服不了父母,就要和他一起私奔。

他摇摇头,很坚定地说:“我不会让你吃那样的苦,等着我!”

他去了南方了,一走三年,再回来时,积累了一笔资金,尝试着开始做药材生意,终于也做得有声有色。

他们结婚了,日子一如童话故事般的结局,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但,婚后三年,浪漫的激情褪去,她渐渐开始不满,这个木头一样的男人,不知有多久,没再说过“我爱你”三个字。当然,他回家的脚步声,也不再让她心跳。

一天晚上,他们因为一点小事争吵起来。他赌气去了书房。以前,不管发生什么矛盾,他们一定要和好,然后相拥而眠。于是,她对着他的背影大喊:“离婚,明天就去办手续!”

早晨醒来,她习惯性地拎起水壶,他嗓子不好,又经常有应酬,她总会为他准备一杯凉白开。想起昨夜的愠气,她决定不管。转身去拿自己的杯子时,却发现他早已为她调好一杯蜂蜜水。只要他在家,每天都会这样做。这,也是他的习惯。

她忽然就明白,柴米油盐的日子,他们并非不爱上了,而是一如他们为对方准备的那杯水,在岁月的仆仆风尘里,爱,早已成为一种习惯。

本版插图 涛涛

人在途中

我的三不人生

虎东雨

展望未来,回忆过去,我的人生态度一直是三个不:一是不自寻烦恼;二是不与人人为敌;三是不虚度人生。

林则徐曾写过这样两句诗:“出门一笑心莫哀,浩浩襟怀到处开”。这就是说:心胸宽广,善于做心情上的自我调节,烦恼、忧愁自会化解。

的确,人这一生,不可能事事顺心,时时如意,总会遇到一些头疼事儿,可千万不要记住不要自寻烦恼,当你为住房、职务、工资以及人际关系等忧虑犯愁时,首先是尽快冷静下来;其次是要调整好心情,善于在生活中自找乐趣,消除烦恼。

那么,怎样做到不自寻烦恼呢?一要凡事想开点,看开点,多点知足常乐和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,做到工作上高标准,生活上低标准,还要有点牺牲奉献精神;二要有点业余爱好,工作之余不妨看看电视和报刊,也可种种花养养鱼,把业余生活安排得丰富一点,因为凡有正当爱好的人,就有精神寄托,烦恼必然就会少一点;三要多点助人为乐,人生活在社会上,既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,同时又要不断地帮助别人,只有这样才能其乐无穷。生活中有忧愁,也有烦恼,但更多的是欢乐与美好,只要你心胸宽广,热爱生活,拥抱生活,不去自寻烦恼,生活就一定会更加美好。

要做到不与人人为敌,首先是要面对生活,正视现实。充分认识到人的一生总要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度过,这其中的朋友关系和同事关系尤为重要,要处理好这些关系,与人为善最重要;其次是要具有助人为乐的强烈道德感、正义感,善于区别真善美和假恶丑,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,弃恶扬善,伸出热情之手,去关心、支持和帮助别人;再就是要具备理解宽容和谦虚诚恳的待人态度,同人打交道、交朋友,就要舍身处地理解别人的感情、行为,理解别人的痛苦和需要,真心待人。做到以上这些,自然就不会与人人为敌,反而会有更多的朋友和友谊。

没记清是哪部电影或电视剧中的一句歌词唱的“不白活一回”,我理解就相当于不虚度人生,但把握不准怎么样不虚度人生,唱出不白活一回的效果,因为本人欠缺音乐细胞,五音不全,不白活一回也好,不虚度人生也罢,的确应该成为人生在世的奋斗目标。



爱情的力量

杨彬煊

两年前,我搬了一次家。楼下住的是一对老夫妻,六十多岁的样子。虽然年纪大了,但也能看得出来,年轻时,男的一定高大魁梧,女的则是娇小玲珑。

平时,老两口经常一起去买菜,男的在前面大步流星,女的虽然小碎步迈得急,过不了多大一会儿,俩人还是拉开了距离。老伯会停下来,吆喝一声:“快点啊!”阿姨紧跟两步,也会气喘吁吁的样子。逛街回来,也总是老伯大包小包地拎着东西。

黄昏时,我去散步,经过楼下时,常看到老伯在厨房里忙碌,楼道里弥漫着饭菜的香味,阿姨则在旁边逗弄着一只猫,悠闲自在。

有时候,邻居想打牌凑不够人手,来喊老伯,据说他打得一手好牌。但老伯看着阿姨,总会笑着拒绝:“她身体不大好,离不得人呢!”

日子原来就可以这样,过得波澜不惊,但那天老伯晨练时,不小心摔了一跤,骨折了。平时走几路都要喘半天的阿姨,立刻像换了个人,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,又要照顾病人,又要跑回来炖骨头汤。老伯出院后,怕他待在家里烦闷,柔弱的她居然可以骑着三轮车,载着他到处逛。

一次,我下班,看到阿姨把三轮车停下来,转过身去,仔细帮老伯整理衬衫。趁阿姨转身去买水果,我跟老伯开玩笑:“您总说阿姨这也不行,那也不会的,我看她挺能干的啊。”

“平时,她真的不行呢。这次,也不知道哪来的力量,孩子们不在家,全靠她了……”老伯说着,眼角有些湿润。

我不由地想起好闺蜜,因为老公在商海拼搏得很累,两年前,她干脆辞职在家,一心一意相夫教子。不料,因为公司合伙人的诬陷,竟让她的老公卷入了一桩欺诈案。在老公入狱的那段日子,为了申冤,一向淑女的梅,四处奔波,以前出门就迷路的地,甚至风餐露宿。当老公重新获得自由时,她整个人都快虚脱了,看起来至少苍老了十岁。当大家对地竖起拇指称赞时,她不禁泪流满面地说: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坚持下来的,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,他是无辜的,我们这个家,不能没有他!”

楼下的阿姨和好闺蜜,都只是柔弱女子,支撑她们创造奇迹的,无非是爱情。爱情的力量,有时候,就是这样无坚不摧。

心灵驿站

错,好几次还在会上表扬她呢!”

正说这话,老板端着饭盘进了办公室,在我对面坐下后,感叹道:“刚才又有客户拉去吃饭,被我推了。这个小李,工作餐这么搞,我看她非亏本不可。”

大家凑上前一看,老板餐盘里内容可真丰富:金黄的烧排骨,油焖大虾,炒菜心,一碗海鲜汤,外带一个红苹果。

沈飞没有说话,他从徐丽婕手中接过挂坠,看着上面的照片,一时间想起太多的事情,竟有些痴了。

凌永生难以置信地张大嘴巴:“飞哥……你……”

沈飞摆脱了往日的思绪,淡然一笑:“小凌子,我并不是刻意想瞒着你们,只不过很多事情,原本是不必说的。”

虽然没有明说,但沈飞话中的潜台词再明显不过:他已经认可了徐丽婕的猜测。

沈飞就是“一刀鲜”!
“一刀鲜”就是沈飞!

从今晚宴开始的那一刻起,赴会的准杨厨就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惊讶,但此前所有的惊讶又在一起,也比不上此刻的十分之一。如果不是事实摆在眼前,即使让他们想破脑袋,也绝不会把杨厨不羁,甚至有

喜欢打开水龙头,瞅着水流一点点积多,再打开旋转开关,看着衣物在里面来回翻滚,原本清澈见底的水流逐渐浑浊,里面的依然我行我素,衣物也随之变得洁净。偶然飞溅起几滴水珠,触手摸得,握在手里慢慢地观察,晶莹剔透的小水珠,总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。瞅着它一点点散去,似乎忘却了尘世间所有的烦恼。思维静下来的时候,人的心灵也会变得轻松。儿子还小,只看到了“老破”粗糙破旧的表面,的确,我们几乎连“老破”的商标都看不清楚了,而且也早已忘记了它的品牌,但它的品质却得到了我们的信赖,它曾带来的快乐是不能够忘记的。

“老破”解压,别人闻所未闻,我却自得其乐。

母心中的一个念想,一份惦记。我同事老李的儿子倒是天天在家陪着,又怎么样?都快陪出毛病来了。他儿子没读什么书,找不到好工作,只好赖在家里啃父母的老本,连找对象、结婚都得家长包圆。现在老李是养儿又养孙,日子过得苦巴巴的。大家都笑他老了老了还要为儿孙们打工,这辈子也太窝囊了。像老李这样的例子,我身边还有很多很多,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没把孩子培养好。这样的家长不是火箭,而是拖拉机。孩子想飞也飞不走。

所以说,孩子要尽孝心,让父母快乐,关键不是看能不能陪在身边,而要看有没有出息。

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,孩子想陪也陪不好。我女儿每次回来,也就是把家当成了避风休息的港湾。她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,除了上网煲电话就是睡觉,有时吃饭喝水都要我们送。虽然她很孝顺,要什么都会以网购的方式送到我们手里,但却很少跟我们作语言交流。问什么她都嫌烦,有时我们都巴不得她快点走。她一回来我们两口子都得围着她转,生活规律和节奏全打乱了。等她走后好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。

少年夫妻老来伴,真正需要陪的,还是自己的那口子。

城市空间

工作餐

刘卫

随着公司效益转好,公司决定中午恢复工作餐。经老板提议,工会讨论通过,工作餐由承包公司小酒店的李姐来提供。

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,按十二

元的标准来配餐。

刚开始工作餐还像那么回事,有荤有素,还有一碗海鲜汤。时间一久,工作餐就走了样。

那天,老马拨弄着饭盘里有毛的大肥肉,半生不熟的土豆,晃荡着照得见人影的“神仙汤”,埋怨起来:“越来越不像话。再这么下去,我们向老板反映反映。”

小郝附和道:“老板每天中午在外面应酬,以为工作餐搞得不

“老破”解压

张虹

“妈,你又用那‘老破’了——”儿子边抗议边关上了房间的门。

“这声音多好听啊!”我说。儿子口中的“老破”是那台用了十几年的双缸洗衣机。到底用了多少年了,有些噪音也是正常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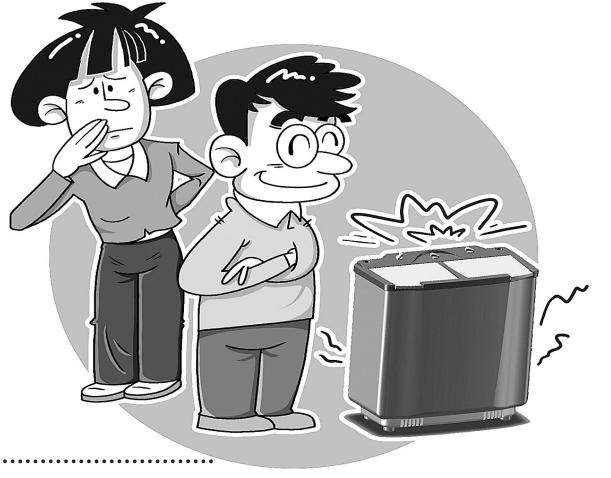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的全自动洗衣机、智能洗衣机可以说是比比皆是,哪儿哪儿都能买得到,再不像上是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那样,买个家用电器还得凭票或靠关系啥的……这些足以说明现代人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。可我的习惯却多少年没有改变,虽说家里早已添置了全自动智能洗衣机,可我还是习惯用那台老式被家人搁置在墙角的半自动洗衣机。夏天,费一身力气、冒一头臭汗将“老朋友”搬至空间狭小的卫生间,捣鼓半天才开始正常运转,心情也是好的。冬天,水冰凉刺骨也没啥,只要听到它“隆隆”转动声,心情立马变得舒畅无比。

当初买这个“老朋友”时,是我和老妈一起到附近的商场买的。为这,我当时还不甚理解老妈,心想着,家里又不是买不起好的,干吗非得买台

半自动?渐渐地,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用它的次数越来越多,感情也越来越深,再没有了嫌弃它麻烦的想法。后来,听老妈讲,那时候住的还是老房子,卫生间放不下大件电器,按照空间,也只能买这么个瘦小的“半自动”了。

要说,全自动的,的确方便,把脏衣物一股脑儿地往里一扔,只要调整好开关即可,不耽误于其他家务,但我心依旧。以至于后来结了婚有了自己的新家,有了自己的“全自动”,却依然喜欢趁着周末到老妈家借光,倒不是“啃老”,只因喜爱。

心烦的时候,胡乱扒几件衣物扔进“老破”,为的并不是洗衣服,而是机器转动、水流翻滚甚理解老妈,心想着,家里又不是买不起好的,干吗非得买台



你要孩子陪吗

田正武

女儿刚上大学那会,我总觉得空落落的。毕竟和孩子朝夕相处了十八年,忽然一下子说走了,心里还真不是个滋味。

后来时间一长,也就慢慢习惯了。而且我还发现,没有女儿这一块,我的生活空间好像豁然开朗,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。

以前女儿在家时,妻子几乎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她的身上。我却渐渐被边缘化。夫妻矛盾也由此而生。有一段时间,我俩甚至闹到要离婚的地步。妻子哭着求我,让我克制住自己。当时我们曾约

定,等女儿上大学后再摊牌。哪知当家里真的只剩下我俩相依为命时,感情反而修复了。原来两人的世界也挺好的。怪不得时下流行丁克家庭呢。

我总算想明白了:其实培养孩子的过程,也是和孩子走向分离的过程。如果说家长是火箭,孩子就像卫星。火箭给的力越大,卫星飞得就越远。等到星箭分离,卫星遨游太空,风光无限;火箭燃料耗尽,颓然坠地,成为一堆残骸。家长们都要学会没有孩子陪的生活。孩子脱离了家庭,也就成为父

“‘一刀鲜’是个年轻人?这怎么会呢?”屏风后那人显得非常惊讶。不过他说出这句话,其实也就承认了自己并非真的“一刀鲜”。

“‘一刀鲜’当年突然出现,横扫北京厨届,然后又悄无声息地消失,简直像谜一样。不过,他终究还是在北北京留下了一样东西。”姜山一边说,一边从兜里拿出一个挂坠,悬在手中向众人展示着:“当初,‘一刀鲜’在北京北试厨艺的时候,总是把这个坠子挂在厨房前他抬头就可以看见的地方。最后一场和我父亲刚一比完,他匆匆地离开了,连这个挂坠也忘了取。我父亲发现后,就把它保存了起来。”

“这坠子里好像是嵌着一张照片?”徐丽婕好奇心大起,“能让我看看吗?”

“可以啊。”姜山把坠子递了过去,“你应该知道这照片上的人是谁。”

“是吗?”徐丽婕接过坠子,放在手心仔细端详。那照片上是一个漂亮的女孩,一脸灿烂的笑容似曾相识,徐丽婕突然想起了什么,疑惑地问道:“这……这不是晓萍么?”

姜山点点头:“不错。你上次在沈飞家看到的那张合影上也有她。现在麻烦你把这个挂坠还给沈飞吧。”

沈飞冲姜山微微一笑,说了声“谢谢”。徐丽婕看着这俩人,脑子里有如一团迷雾。突然,她终于明白了过来,惊讶地叫着:“啊!沈飞……你才是那个‘一刀鲜’!”

沈飞没有说话,他从徐丽婕手中接过挂坠,看着上面的照片,一时间想起太多的事情,竟有些痴了。

凌永生难以置信地张大嘴巴:“飞哥……你……”

沈飞摆脱了往日的思绪,淡然一笑:“小凌子,我并不是刻意想瞒着你们,只不过很多事情,原本是不必说的。”

虽然没有明说,但沈飞话中的潜台词再明显不过:他已经认可了徐丽婕的猜测。

沈飞就是“一刀鲜”!
“一刀鲜”就是沈飞!

从今晚宴开始的那一刻起,赴会的准杨厨就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惊讶,但此前所有的惊讶又在一起,也比不上此刻的十分之一。如果不是事实摆在眼前,即使让他们想破脑袋,也绝不会把杨厨不羁,甚至有

的闲房子还可以利用起来;三是省总资金已经到位了,为什么还要让它白白躺一年?四是金村长和何书记这两个人都是老实巴交可以信用的人。我说:“有什么不行?”

“时间现在还来得及吧?”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我问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问题。

“正是时候嘛。”何书记说,“大家正在做嘛。”

“我还是有些放不下心,又问道,“做菌要用锯末子,那么大量的木头上哪去弄呀?”

金村长说:“买。卖现成锯末子的镇里就有。”

“好,你们弄吧。”我说,“我们在这个时候过来,就是想看看今年有没有能用上钱的,只要能用上,我们马上就让县里把钱拨过来。”

另外,我和金村长说:“何书记生活困难,挣了钱以后,也想着帮帮他。”

春节前去下派点

回到机关不到一周,我给汪清组织部王战友部长打电话,问他河南村和新屯子村的钱拨下去没有?王部长告诉我,已经拨到镇里了,让村里去镇里提钱吧。

随后我给河南村的何书记挂电话,何书记却不接电话。隔了几天再挂,何书记终于接电话了,我问他村里的帮扶款钱没提出来?他欲说又止地透露:镇里要从帮扶款中扣除木耳菌房子的三个锅铲。他问我,木耳菌房子不是国家投资40万建的嘛,怎么还要在帮扶款里再扣钱呢?何书记电话里说话却吞吞吐吐,说,先不唠了……前几天我和镇里领导闹个半红脸,差点打起来。我问他因为什么?他不说话,随后就把电话挂了。

这个电话给我弄得一头雾水,是什么情况使老何能和镇里领导差点打起来?

龙年春节的脚步正悄悄地一点点的向我们走近。上次在村里时,金日和和我说过一句话:春节到这来吧,农村过年热闹。当时我只当成是一句普通的客套话,没有认真往心里去。但是随着新年脚步的接近,我的内心却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躁动。

村长说他正在汪清县城购年货,他在电话中恳切地说:“我们希望你下下派干部到农村过个年,哪怕你们派个代表来也行……”



斗鲜 三月,扬州斗鲜! 最后之战,谁是厨界至尊?

听徐叔这么一说,众人心中都已明了,他肯定是见赌期将至,扬州城内无人可胜姜山,而“一刀鲜”又迟迟不露面,这才孤注一掷,假冒“一刀鲜”,用河豚鱼

这种特殊的原料和姜山作最后一搏。

徐丽婕想到刚才父亲和姜山比试时的情景,不禁心中后怕,上前拉着父亲的手,心疼半埋怨地地道:“爸,您怎么能冒这么大的险,拿生命去当赌注呢?”

徐叔看看女儿,道:“留不住这块匾,一笑天,招牌就输给了你,你也不愿意留在我身边,那我还有什么?多活几天,少活几天也无所谓了。”

徐丽婕心中一酸,知道父亲这么选择,和自己要离开扬州不无关系,不禁又愧又虑,说话的声音也透出了哭腔:“爸,您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,不是要我愧疚一辈子么?”

徐叔看着女儿,语气柔和了许多:“我也是没有办法,这么做多少还有获胜的希望,总比看着别人把牌匾带走好吧!”

“那您得答应我,以后不可以再做这样的事了。”

“好,我答应,我答应。”徐叔满口应着,眼角渗出一丝笑意。他心中暗想:即使女儿以后不自己身边,至少她心中是有这个父亲的,自己也知足了。

罗子沟 下派纪实

韩伟冬 著

韩伟冬 著

韩伟冬 著

韩伟冬 著

韩伟冬 著

韩伟冬 著

韩伟冬 著

韩伟冬 著

韩伟冬 著

韩伟冬 著

韩伟冬 著

韩伟冬 著

韩伟冬 著

韩伟冬 著

韩伟冬 著